

中美书缘

——纪念中美文化交换百周年

〔美国〕钱存训

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藏有最早入库的中文书籍十种，约一千册，装成一百三十函，每函套面贴有白纸书签，上面印有英文说明：“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U.S.A. by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June 1869”（1969年6月中国皇帝陛下赠送美国政府）。这批赠书越过太平洋到达美国，迄今已经一个世纪，不仅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文库之祖，也是美国各国图书馆中收藏最早和最大的一批东方语文书籍。可是这批书籍入藏的经过，不仅国人未悉其详，即国会图书馆本身亦无当时有关是项赠书的记录^①年前笔者偶见有关此案之恭亲王奏折二件，根据其中所述年月，承美国档案局、农业部、及主持国际交换的司密逊学院等机关之协助，陆续搜得当时美国国务院与其驻华使馆同有关此案之往来公文十五件。^②因其中交涉经过颇为曲折，且此事也是中美文化关系史上最早的一件大事，曾撰文记述其详，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第二十五卷（1964——1965年）^③。1969年，适值此最初中美文化交换一百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将举行特别展览，以纪念两国间此一文化交换之里程

碑，爰再择要纪述经过，以告国人。

一、美国政府三次请求

这批图书的交换，系先后由三个美国政府机构主动要求，前后经过两年和多次的交涉，虽然最后中国政府“颂赏”书籍十种给美国政府，但大部内容实非美国政府原来所希望获得的资料。第一次要求是在1867年，当时美国国会于该年3月2日通过一项法案，将美国政府出版品每种留出五十份，责成司密逊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其他国家办理交换事宜。该院随即经由国务院通过驻北京使馆行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办理，但是清廷置之未复。大约经过了一年，美国驻华代办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④ 找了一个机会再度向总理衙门提出，并面托一位与外国使节往来较密的董恂^⑤ 从中说项。董氏虽私自赞成，但谓此举须经其他衙门批准，恐一时不易实现云云。经此初步接洽，卫氏乃复函司密逊学院院长亨利教授（professor joseph Henry）谓中国政府虽对书籍至为重视，但与美国政府机构之出版品及报告书性质并不相同。且目前中国国内能通读西文书籍者全国恐不及二十人，而美国国内能通晓中文书籍者，更属寥寥无几。即使交换成功，对两国将来均有裨益，但是目前恐亦无人可以阅读，因此建议从缓办理。

大概又经过半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劳文罗（John Ross Browne）到达北京上任，此事乃文旧事重提。此次主动者为美国农业部，因中国农产丰盛，几千年来给养如此庞大的人口，甚想获得这方面的资料，以资借镜，因此特派薄士敦上校（Col Charles Poston）为驻华特派员，主持有关农业事项。当时美国驻华代办与总理衙门已有默契，对于图书交换一事暂予搁置，而薄士敦之遣华，似与此项瞭解相抵触。因此劳氏特致函恭亲王解释薄上校之任命系在驻华使馆报告到达之前，目下薄氏已到达北京，急

望开始办理有关事务云云。

薄士敦抵达北京时，除带有五谷、蔬菜、及豆类种子外，并携来书籍若干种，皆为有关美国农业、机械、采矿、地图及测量太平洋铁道之报告书，希望与中国交换同等性质的书籍。美国公使劳氏于1868年9月29日抵达北京，当其递送国书时，总理衙门大臣恭亲及其僚属董恂、宝鋆、谭廷襄、徐继畲等数人均予接谈，当邀宴时，劳氏将交换农业种籽及图书之事再行提出，并介绍薄上校说明其驻华任务，希望两国间建立交换关系，不仅美国可给予中国政府以各种协助，同时此举亦将使美国对中国在教育文化以及财务上种种设施，尤其在农业方面的成就，能有直接了解云云。

薄上校偕同卫三畏于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初四日晋謁恭亲王，亲自递送携华之种籽及国书，并表示希望同等物件送还美国以作交换。后劳氏在其致国务院之报告书中云：虽清国政府中无人可以阅读该项英文书籍，但其中地图、机械、图画及表解，对于恭亲王及其同僚，极有兴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外国书籍能为中国人所重视；至于农业种籽，当可在短期内发现其价值。总理衙门于收到后即覆函劳氏申谢，并谓此举不仅裨益农事，即对两国邦交之增进，亦多助益云云。

当时总理衙门虽原则上同意两国间建立交换关系，但对于此举是否确当以及致送外国何种书籍，均未敢擅作主张，乃思援引前例，以作根据。恭亲王因于同治七年十月初四日奏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间中国曾赏给俄国住京人书籍，后该国备送俄罗斯书籍呈进。^⑥此次美国系先以书籍，谷种备进，与俄国案虽相同，惟先后各异。臣等检阅美国使臣来函，意重农人蒔种，深望中国换给书籍，词颇恪恭向化，未便拒绝不受。……应如何颂赏美国书籍谷种之处，当再请旨遵行”^⑦

当总理衙门静待谕旨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又因联邦土地局之

请，再度于1869年3月25日训令其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请求道光年间中国户籍调查资料，该局谓曾向华京中国驻美使馆申请，但钦差三人均以要务羁身无暇处理此事为理由加以推却。因此劳氏再度重申前意，请将中国户籍及财务资料复送，以便转递华盛顿应用。

二、总理衙门援例赠书

总理衙门接到此次公后函后，未便再为推却，乃决定以相当书籍及谷种赠还，但为援据赠书俄国前例，曾向理藩院查明原委，并于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奏称：“据理藩院咨复，道光二十四年据住京俄罗斯达喇吗佟正笏呈恳请领唐古忒干珠尔经丹珠尔经各一部，曾经奏明颁给祇领等因^⑧兹于本年二月间，复据美国使臣递臣衙门照会，称本国书籍，业已披览，尚未得觐中华之书，并议检查中国民数册籍，臣等当即备文照复，告以中国民数，每年各省咨报户部，并无成书。惟查道光二十四年颁给俄罗斯经卷，该国即备书籍呈送，此次既已收受美国书籍谷种，未便不答。臣等公同商酌，由臣衙内购买书籍共十种，装成一百三十套，并中国五谷菜籽共十六种装成五十六匣，花籽五十种装成五十匣，一併发交该使臣祇领，以示酬答”云云。

总理衙门于钦准以后乃于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即1869年6月9日）将购得之书籍种籽一併具函致送美国使馆，表示还答美国政府赠书及谷种之盛意。但谓户籍民数系由各省每年造册报送户部存查，但未印行成书，未能致送云云。书籍十种具有诸单，^⑨兹据英文书单译记如后

（一）皇清经解 道光九年（1829年）广东粤雅堂刊本 三百六十六册（按国会图书馆点查实为三百六十册） 五十函

（二）五礼通考 乾隆十九年（1754年）江苏阳湖刊本 一百二十册 十二函

(三) 钦定三礼 乾隆十四年 (1749年) 殿本一百四十四册
(实一百三十六册) 十八函

(四) 医宗金鉴 乾隆五年 (1740年) 北京刊本 九十一册
(实九十册) 十二函

(五) 本草纲目 顺治十二年 (1655年) 北京刊本 四十八册 八函

(六) 农政全书 道光十七年 (1837年) 贵州刊本 二十四册 四函

(七) 骈字类编 雍正五年 (1727年) 北京刊本 一百二十册 二十函

(八) 针炙大成 道光十九年 (1839年) 江西刊本 十册 二函

(九) 梅氏丛书 康熙四十六年 (1707年) 北京刊本十册二函

(十) 性理大全 明永乐十四年 (1416年) 内府刊本 十六册 二函

以上各书, 半数为医农算学之类, 当系针对美国所赠技术之书答还; 其他所选经解、礼经、小学、性理一类书籍, 则未知何据。且各书仅及经子两部, 而无史集之书, 则选择标准何在, 亦颇费解。

除了书籍之外, 为了还答美国政府所赠谷种, 又选有花卉、五谷、豆类、及蔬菜种籽一百零六种, 附有详细名单均译有英文名目如后:

(一) 花籽五十种, 内有五谷花、翠雀花、金盏花、秋葵花、江西脑 (红、紫、兰、白、粉) 虞美人 (红、白)、茉莉花、黄花 (五色)、夜落金钱、淑气花 (红、白、紫)、鸡冠花 (红、黄)、高丽菊、陕西菊、双凤花 (红、白、粉) 单凤花 (红顶、粉顶)、千日红、白翠雀、江南槐、向日莲、靠山竹、秋海

棠、蝴蝶梅、石竹梅、金银茄、老来少、西红柿、美人蕉、狮子头、九莲灯、石桂子 马兰花、玉兰花、藿香、芙蓉、喇叭花、罌粟花、狗尾、红千年。

(二) 谷子十七种，内有秋麦（红、白花）、莜麦、大麦、小麦、高粱（红、白）、玉米（黄、黑）、黄耨、白黍、黄谷、白谷、棉花、麻、稗子。

(三) 豆子十五种，内有黑豆、黄豆、青豆、绿豆、蚕豆、扒豆、红谷、黑小豆、红小豆、黑豌豆、红云豆、白云豆、青豇豆、白豇豆、猫眼豆。

(四) 菜籽二十四种，内有春水萝卜、红胡萝卜、秋萝卜、大萝卜、春不老、根头菜、茼蒿菜、同蒿菜、白菜、菲菜、芹菜、芥菜、菠菜、香菜、倭瓜、冬瓜、王瓜、烧瓜、甜瓜、不辣、秦椒、瓠子、茄子、葱。

据美国农业部称，美国与外国交换农业种子，虽自1819年即已开始，但有纪录可查考，始自1898年，但非按国别分列，亦无赠送外国种子之名称，故美国农业部赠送中国政府系何种种子，则无从查究。据该部1869年报告中，谓有美国高原棉种五十磅赠送中国政府云。

三、文化交换增进了解

以上书籍及种子送到后，美国公使劳氏于六月十日复函恭亲王致谢，略谓各件均已照单点收，即将转递美国政府，其中各种种子，必多美国未有之奇种，将转送农业部检点后加以适当应用。至于书籍，一俟送到，当仔细整理插架，俾通晓中国语文者易于查考。对于赠书之厚意，谨致深厚之谢意。

在上述图书及种子送到美国公使馆后，以后即未有下文述及此批赠物如何运到美国，以及何时送达国会图书馆，不仅美国档案局未有以后之报告，即国会图书馆以及司密逊学院亦无当时之

文件，足以说明其交收经过。惟美国公使劳氏于1969年6月29日最后致国务院之报告中谓书籍之整理及标签需时两月，方可就绪。至于种子当于下班航驶加利福尼亚之轮船寄送华京。而一部分书籍直至1876年5月美公使仍在请示中^①，可知这批赠书当系1876年或以后才全部到达美国，然后送交国会图书馆收藏迄今。

劳氏使华不及一载，即于1869年7月卸任返美，当时书籍尚未寄发去美。伊于7月1日赴总理衙门向恭亲王辞行时，特别致谢中国政府最近赠送之图书及种子，并对两国间举行交换所表示之友好及善意，深表欣慰。劳氏在其临别致辞中谓美国目下尚少能读中国书籍之人，但对五谷及花卉等种子之欣赏，当可无庸置疑。希望在不久将来，两国中均有甚多人士可以阅读彼此之书籍。但在目前，虽中国人通读英文者甚多，而美国人可以阅读中文者，恐尚不及联邦各州之数目（按当时计有三十八州）两国间对于彼此文物知识之与日俱增，当极有助于增进互相了解。

按百年前所交换之书籍及谷种等，数量虽极有限，但已播下中美两国间文化交流之种子意义实深。不仅美国农事借重中国农产园艺之经验者甚多，而今日美国人也能通读中国书籍者，至少亦当百倍于百年之前，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之中文书籍现已增至五十万册，其中有关中国物产记载之地方志，即达三千五百余种，搜罗之富，举世闻名。今后两国间如何吸取彼此之文化精髓，丰富彼此之精神与物质生活，实值得吾人深长思之。

1969年5月10日记于美国芝城

注：

①作者曾详细查阅美国国会图书馆1862至1878年之图书交换登录簿及该馆馆长于1869至1871年间与外界往来公文收发登记簿均无是项线索，主持国际交换的司密逊学院亦无是项纪录。

②此批公文包括美国驻华公使致国务卿之报告及总理衙门致美使馆之公文译本及附件等。详见注③英文原作之附注。

③Tsuen-hsuei Tsien, "First Chinese-American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Harr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5 (1964—1965), pp. 19—30, 美国国会图书馆对此文颇为重视, 特将英文本置于这批赠书之旁, 以供读者参考。

④卫三畏为当时美使馆秘书兼通译, 于美公使林根 (Anson Burlingame) 卸任后第六次代理馆务, 但始终未得升格为公使。离华后于1876年任耶鲁大学中文教授, 著有《中华帝国》(The Middle Kingdom) 等书。详见作者另文《美国早期的亚洲研究》。

⑤董恂, 字忱甫, 号醴卿, 江苏甘泉人。曾译朗弗罗 (Longfellow) 诗篇 "psalm of Life" 为五律九首, 题目《长友诗》。译名盖从意不从音, 译诗见方濬师《蕉轩随录》第十二册。

⑥此批书籍三百五十七种, 译名见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九。

⑦原文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二。

⑧据《朔方备乘》载所领给俄国在京学生的书籍, 系雍和宫所存《丹珠尔经》八千册。

⑨书籍十种, 拟清单应合九百四十九册, 惟实存九百三十四册, 想系当时误记, 现存实数承国会图书馆毕尔 (Edwin G. Beal Jr) 先生及吴光清博士代为详核, 并此致谢。

⑩1876年5月2日美公使再函国务院请示处置中国政府赠书办法, 并建议可寄存司密逊学院、加州大学、或设在耶鲁大学之美国东方学会, 而未及国会图书馆, 6月19日国务院复函指示可运送司密逊学院, 由该院加以处置云云。由此可推测这批赠书系先运到司密逊学院, 再转送国会图书馆保存迄今。

作者工作单位: 美国芝加哥大学

(本文责任编辑: 曹月堂)